

文 學 叢 刊

貝 殼

莊 瑞 源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殼

貝

源

瑞

莊

有版權

定價四元

貝 殼

莊瑞源作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重慶路一四八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六十六集
共十冊

隨糧代徵	遭遇	秘密的故事	利娜	使命	荒	三月天	魚汛
高詠	金魁	舒羣	巴金	李健吾	田一濤	屈曲夫	宋樾
長篇	中篇	中篇	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貝殼	夏蟲集	霧及其他	囚綠記	投影集	沉淵	木廠	江南曲
莊瑞源	繆崇羣	靳以	陸蠡	唐弢	林柯	鄒荻帆	王統照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雜文	戲劇	長詩	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初版

三十七年七月再版

目 錄

大海	一
燈影篇	一〇
雨絲	一九
夜陰	二八
塔	三七
太史第	四一
贛北的延安	四七
五月的船	五七
他打下一架飛機	七一
歸客與鳥	七六
嚇	八〇

大海

先生，你也是喜歡出門的人，可是你會用船隻去探測過海的重心嗎？那是容易而且也是徒然的事。你看這船是多麼輕脆，輕脆却不見得就是輕巧；他一航到烟水上，便變得像一個不中用的蠢人一樣，連跑也跑不動似地，還有時會像搖籃那麼地顛簸起來。在甲板上，你拋開視野看看遼遙的海，真叫人把整顆心嘔出來那麼似地發着愁。單是海，應該用多少糾纏不清的字句來稱讚它，想起這個來我真為之地扼腕了。唉，先生，別說你的畫筆沒有好處，那麼漫不經意地塗了幾下勾撇，海不是就會在你的畫布上掀起波瀾，狂嘯起來了嗎？也許還點綴着水花的點滴，和磁色的海鷗的飛翔。總之，全是屬於夢幻的。可惜我就拙于畫筆；雖然我是海洋之子，我還有我們那古遠的祖宗，都是以海洋為家的，而且我會用輕脆的艇子去探測過海的重

心，但是，可笑得，我却還不能對先生說海。啊啊，有了，彷彿是契訶夫吧——恕我沒有好記性，那麼偉大的巨人對於海，却也爲之扼腕；不過他終於想着了，他說海是大的，你看你看，這讚詞多麼親切。除了這個讚詞，我敢擔保，一切旁的形容詞都是不堪勝任的。

好在你這次就要跟我作大海的旅行。一切我所無法對你敘述的，明天你隨手就可拾得到。我得感謝你，因爲你，一個善于書筆的人，伴着我走上這樣寂寞的船。我們的船一起了碇，你的畫具便得檢出來。你可以儘情地畫，畫了你便會知道大海的更好更好的好處，海是大的，而我希望你的畫是好的。

或者，先生，我看你有點捨不得離開鄉土的樣子，不會吧，還是警惕着海病。是的，將離的人全像小孩子那麼軟弱。眼眶裏孕着淚水的事想來你總不會有，而昏暈和嘔吐的事我就不敢從中妄言了。大海真惹人喜歡呢，不過，船這不中用的蠢人，却礙詩情，礙畫意也礙大海的風景。

我又太嘮叨了，可不是，橫豎我說不說於你都是一樣的，好在你被載到海上去遊覽就是明天的事。嘿，我不知怎樣地變得這般胡塗了，客人那麼擠，再不張開我們的旅行床就太遲了。

先生，你看我們這樣的飄海生涯你過得慣嗎？你說你愛海，愛海的人一定是過得慣的。不要儘悵望着鄉土的天野，你也躺下來吧，我們一齊來想想明天，只有一世界海水的明天。

趺脚拖着草鞋，倘佯于閒適的甲板上，這在你該是生平第一遭了。先生，你靠到我這邊來，我們一齊扶着摩托油泥的船欄看海。海，你看見了嗎？不要納罕，是這麼一張圓的幕，船是海的重心，隨時做着這張圓而大的幕的重心。海水像裙裾的繡邊拖過了船邊，往後去了，往後去了。先生，我說一句俏皮話，坐船的人是坐在機器的中央，或者不是坐在速度的上面吧。你看，這船邊不是有一個速度嗎？這速度摩擦着船，鋸

着船，沒有錯吧，除了船尾「格隆格隆」的節奏，你不是也聽見海水與船衝突的不高興的聲浪嗎。

海就是這樣的。想不到你却那麼地愛着海，愛着海却又嫌它，是的，我早就說這是睡熟了的。海。要不是它睡熟了，怕就是一個慣于飄海的老水手也會弄得坐立不安呢。那時你也不會偏愛着它了，雖則你有驚人的波濤可以畫到你的畫布上去。先生，你嫌這大海太平淡無奇嗎？那末滿足你的願望的一定是暴風雨的大海了。八月是大海顫動的季节呢。

如果我是一個詩人的話，那就好了。這個天，明朗得那麼高，有看上了釉的磁色，偶然的陰雲猶豫在遼寬的天上，實在沒有永久的顏色。大海，受了海上歌手的安撫，潮汐都咽住了太息，只撒着軟軟的粉藍的盈盈的波，潏潏于天光之下。這些都是屬於詩的。怎麼的，那個天涯流浪人又抱着他那憂鬱的手風琴來了，他的手風琴是用于安撫沉鬱的海的。先生，畫筆雖然有它的好處，但是對於這樣好聽的聲樂它却也

不中用了。唉，你不會不贊成吧，把畫布展開來，我們也來創始一個偉大的海洋。不嗎，你太鄙吝了，或者你說的也有道理，海上沒有值得言說的風物，畫那麼平謐悠然的海，你又沒有那麼優雅的興緻。海給你失望吧，怎麼的，你的眼睛裏似乎有不滿意的顏色，似乎在說：來吧，海上蒼勃的暴風雨！

望望天，我說這用不着發愁。這海，像天際那塊雲霓那麼善於變幻，只要那兒來了一片彤雲，吹一口風，和勝利的預言家——海燕的嘯歌，而且八月，八月是大海顫動的季節，暴風雨便會在海上爆發起來的。沒有了夠不上生活戰鬥的快樂的潛水鳥和蠢笨的企鵝。先生，暴風雨洗過的海洋有一個晴天，一個並不陰鬱的晴天。

你是一個值得祝福的人，因為偏愛着危險的大海。

一船艙是腥而且帶鹹的氣味，連睡着的人都不敢放開膽子打鼾了。我說，這樣稠濃的氣體是可以利用一把刀子來割切的。（船載了風，船載了浪，船與風與浪在格

門中，被抓着，摔着，立不定，脚跟似地搖蕩着。風劈着船，大海在顫動，船是不中用的笨人了。先生，操心點。怎麼啊，旅行床的腰枝也吱吱地呻吟起來了，它變成搖籃，變成鞦韆，人却變得像衣服那麼軟弱地萎謝在它的上面。是的，你說得很好，我們的腑臟都快換了地位了。胃和腸梗在喉頭，肺囊却往下沉，往下沉，快窒息了似地。

（喂，罪過的老頭，請你先爬下床來，如果你要嘔吐的話，你看你看，把青黃的膽汁都濺到我面孔上來了。）

先生，你說你失去身體的平衡力，耳朵儘管響着雷，那不打緊，過一會兒就會好些。海，這東西原是這麼一回事，只要它心裏不舒坦，只要它厭倦着平靜無味的日子，它就會刮一些波浪，泡沫和翻一兩個身的。先生，沒有上甲板去以前，你可知道外邊的海的風景線嗎？唔，也許是一幅鬱勃的水墨畫吧！

只要攀着我的手就行。怎麼啊，連鐵的扶梯也搖搖欲墜似地。唉，我們的猜測果然錯了，海上只有白濛濛的霧和白濛濛的海水。在雲海之間，海燕是黑色的閃電，抓

起了水沫，穿過了暗雲，箭那般爽利地在白濛濛的海上掠着。先生，到我這裏來，這裏是晴風的地帶。把畫布固定在這裏，再調好了白濛濛的顏色作底子，便是海上的天空。

（一隻漁艇，擎着一張鼓起了大肚皮的帆，在海上行駛着。）

啊啊，沉下去了，那隻破了的船。不呢，桅子一斜又浮了上來。噯，好危險，那兩個年青的舟子。海水濺得比船緣還高，濺濕了舟子們的胸脯，濺濕了他們的頭，而濺到了船帆上去的時候，漁舟就像被摔着，快被摔到海底去似地。你看，他們用鐵一樣的胳膊把着舵，扼着纜，那麼渺小的兩個人，在跟大海格鬥，就用那麼輕脆的艇子去征服風，征服浪，征服千萬頃的烟波，先生，你抓住那隻憤怒的艇子，把它以光榮的彩色畫上去，別忘記了，那天空是白濛濛的——曙光快昇上來的徵象。海水是墨綠色的，而快樂的海燕是一股黑色的閃電，是一支爽利的箭子。

你愛我講一個故事嗎？那原來是很好的。海洋的故事儘是美麗的。我年紀小的

時候，看見平靜的海，便要大人們講一個關於大海的故事；一個快樂的；看見暴風的海，便要拉着人們講一個關於人海的故事，一個悲哀的。先生，我想用最簡單的方法講述一個很久很久的故事，這故事從誰的口裏聽來，我當真記不起。我在你身邊哪，噯着不會妨礙你的畫事嗎？那末我開始了：

在很久很久以前——一切的故事都有這樣的開始。有一位暴虐無道的國王，一天，這國王到海邊去，在那麼大的海裏失落了，他的渺小得像一顆沙的一枚蓋指，他便下了命令，要一個勇士潛水去尋找他那失落的蓋指。那個勇士果真投到海裏去，而且出水的時候，手裏閃鑲着那枚蓋指。（嘿，真的嗎？勇士得到了什麼報酬呢。）慢慢聽吧。我不是說那個國王是暴虐的嗎？他並沒有給勇士什麼報酬，甚至於一個微笑；笑也許會有，不過那該是冷酷的笑。國王把尋着了蓋指又拋向渺茫的海裏，回頭又命令那勇士投到海底去尋找。當然，勇士以一個殉難者的忠誠又縱身躍入大海了。海，憤怒的海，鼓起了風浪，暴風雨到來了……

『以後怎樣呀！』

以後那個勇士便沒有從海裏出來，永遠睡在海底，直到現在。你看，你看，海不是激怒了嗎？一個影子，一個影子在海面上，也許那位勇士正在呼風喚雨呢！

唉，不好了，爲什麼在這白濛濛的畫布上塗下了那麼湛暗的油色呢？先生，索性再潑它一些油墨，叫這個天，蒼鬱一些不也是很好嗎？

燈影篇

窗外，今晚的天結起那麼陰翳的臉，瀰漫着低壓的晚雲，孩子，你不會害怕嗎。晚雲一直壓到我們的屋頂，簷角，怎麼的，還要壓到我們的窗前，你看你看，它掀起你額間的短髮了。

這不是太希奇了嗎，寂寞裏我們全歡喜想像一些天度外美麗的故事；但是却不曾想像到天上崇高的雲也會站在我們的窗前，蹣跚地浮游起來。我隱約看見呢。天黑得這般快！

我看，你很高興似的，今晚上你就一直守着口不聲響。孩子，不要呆呆地站在窗前了，鑲在窗邊的這個天是灰闇的；你不是害怕夜裏的噩夢嗎？

快走過來，我們先把淒迷的窗關了。到我身邊來，孩子，我為你開一盞好看的燈。

你看，在這屋子裏，那個角落上，除開凌亂的書桌，椅子，和你母親的照片，便只有五十支燭的強烈火光了。這燈光很燦爛呢。

孩子，爲什麼儘眯着眼，用手在眼皮上儘揉着。唉，你說這火光太強烈了，難道它刺痛你的眼睛嗎。我有一方青色的薄綢，（現在已經沒有人來把它裁成一個燈罩了）好吧，把它綰在燈上，蒙着五十支燭的白光。

燈光濾過青色的薄綢，在書桌上，在蒼白的壁間和在我們貧血的顏面上，它的投射，是柔和而且靜謐的了。是嗎，孩子，我愛聽你用嘴巴說的話，而害怕你用沉默的眼睛告訴我你不快活的心情。怎麼的，連先前我們印在壁間的寂寞的影子也淡薄些了。

可是，青色的斗室還是飽和着慘澹的朦朧的情調呢。

我得感謝你，誠然，你陪着我在這矇光的燈下過着這樣孤獨的晚上，你不是也很匆忙嗎？用青春來陪着我，這是多麼不適合的。所以我猜想你正在那裏作夢，你懂

慢着曠場上的陀螺，或是捉迷藏的遊戲，一定是了。怎麼你又看到窗外去？

窗外，雪又下來了。冷冽的風逐着鵝絨般的雪飛。

這麼大的雪我還沒有看見。可是，不要儘看着窗外吧。我問你，可愛的孩子，你愛這個燈嗎，我感到單是我一個人的熱心也溫暖不了這偌大的一間房，不知怎麼的，往日真摯的溫情和過了時的戀意，現在變成無數的悄語，在我的耳鼓上作着重複的敘述。燈下，重溫着記憶，記憶裏是有着往事的申訴的。

孩子，你在想像着床上的溫暖，我却在紡織自己的夢了。

我徘徊在殘薄的夢裏，翻盡了過去破船的囊篋，檢取昔日靈魂的衣履。我作着火光的記憶。

便是在這樣的一個夜裏，我用手指塗去蒙在玻璃窗上的一層水氣，從指痕的罅隙間我窺探着窗外的雪。

我的鼻尖是緊緊地壓着窗的玻璃，而面頰爲着過分的奮興顯得焦紅而乾燥。

可是，像一個世界的高峯一樣，我的記憶馱着終古不化的積雪了。

在一支燭臘飄忽的火光下，我用自己的手指熨平了我額間的憂戚，也試探着熨平她額間的憂戚。可是我們有兩個不同的世界，兩個自己紡織出來而又掩瞞了自己的世界。雖然我們有同一的創傷，而始終沒有互相申訴而作爲一種慰安，一種憑藉。我們的世界是互相隔離得很遠很遠的。

在這樣的冬夜裏，我們無言地喝了一些白水，來潤澤各人因爐火而乾涸起來的嗓門。但是卻從來不會爲着有潤澤了的喉嚨而輕易破碎我們之間的沉寂。

（孩子，你的腮幫多麼焦紅，你也愛這樣的一個冬夜嗎。）

只有時，我們却頹然地嘆息了，用同樣疲累的聲音調。是的，我們同樣清楚地瞭解我們的旅途，而偏是那麼陌生而不幸的兩個旅途的伴者。

我會隱忍了一切難耐的顫抖，試探着扶掖年輕的她，走我們荊棘的路。我沒有一些怨尤，慍色和追悔。